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狄公傳 第五十四回 狄仁傑掌頰武承嗣 許敬宗勾結李飛雄

卻說許敬宗到了朝房，許多人說他高才，心下甚是得意，當時並未見狄公在坐。武承嗣笑道：「這些須小事，何足介意。只要有俺兄弟在朝，那怕老狄再吹毛求疵，也要將他一班的黨類削去。他也不知當今皇帝的，現是何人，欲想傳位於誰，常將唐室天下談論！」眾人見他說出這話，知狄公在此，一個不敢回言。狄公哪裏忍得下去，忙起身推開眾人問道：「貴皇親乃聖上的內侄，聖上傳位於誰，貴皇親想必知道了。狄某居唐朝之官，為唐朝之臣，不視唐室山河為重，以何事為重？此言乃眾公耳聽，且請說明，俾大眾知悉。」武承嗣見狄公前來問他，方知此言犯法，趕著笑道：「此乃下官一時戲言，大人亦何必計較。」狄公當時喝道：「汝此言，豈非胡說，朝房之內，國事攸關，豈容汝這班狗頭妄議！目今武后臨朝，太子遠謫，並未明降諭旨，立嗣退朝，汝何敢大言議論？豈非擾亂臣民，欲想於中篡逆？劉偉之被汝等誣奏，濫用非刑，致令身死，現又牽涉在狄某身上。汝此時不將話講明，與汝入朝，一齊剖個明白。唐皇天下，為汝這班奸臣，已敗壞得不可收拾，還想陷害大臣，私心謀逆。老夫有何黨類，有何實據。為我從快說來！」說著走上前來，直奔武承嗣。武承嗣此時自知理屈，為他罵了一頓奸賊狗頭，也就老羞成怒，回聲罵道：「你這老死囚，聖上幾次寬容，尚不知感，膽敢暗中作對，結黨同謀。劉偉之現有口供，看汝從何抵賴！」狄公見他回言罵道，不禁左手一伸，將他衣領揪住喝道：「老夫問你的聖上傳位，謗與何人？你反敢侮辱大臣，造言生事，如此情形，豈不要造反麼？」武承嗣為他揪著衣領，格外憤怒起來，高聲叫道：「狄仁傑，你在朝房放肆，還不是有心作亂！」這句話，尚未言畢，早為狄仁傑在臉上，分左右兩旁，每處掌了兩下，頃刻浮腫起來，滿口流出鮮血。正鬧之際，直聽景陽鐘聲響，武后臨朝，眾位大臣，見他兩人揪作一團，又未敢上前分解。只得各顧自己，起身入朝。山呼已畢，許敬宗上前奏道：「現有叛臣狄仁傑，因逆黨劉偉之，經臣審訊問出實供，奉旨賜死，不料狄仁傑因武承嗣啟奏陛下，牽怒於他，竟守在朝房內，毆辱皇親，實屬不法已極。聽陛下臨朝，猶自肆行毆打，叛逆之狀，已可想見。不將狄仁傑嚴加治罪，不能整率臣下，恐大局亦為敗壞矣。」武后聽了此言，不禁大發雷霆，向下怒道：「狄仁傑乃朝廷大臣，竟至目無君上。著傳旨，將狄仁傑鎖拿前來，在此金殿審問！」所有殿前侍衛，皆是張武二黨的羽翼，趕著領旨下來，到朝房將狄公鎖拿進去。武承嗣方是知是許敬宗為他啟奏，心下甚是得意，想趁此盛怒之下，將狄仁傑送了性命，報了前仇，免他在京阻攔各事。且說到了金殿，不等武后開言，狄公當時奏到：「微臣今日入朝，方知武承嗣與許敬宗等人謀權篡位，誣害大臣。膽敢在朝房宣言，說陛下傳位有人，不以唐室江山為重。似此賊子亂臣，人人得而誅之，臣正擬扭解入朝，請陛下明正典刑，以除巨患，不知何人妄奏，致令侍衛傳旨，釋放逆臣！」武后聽了此言，哪裏相信，不禁怒道：「孤家聽政以來，待汝不薄，劉偉之等人謀逆，理合按律施行，汝為朝廷大臣，雖未與謀，尚有何說！」狄公連忙奏道：「陛下所聞，乃許敬宗一人妄奏。微臣所奏，乃武承嗣在朝房所說，文武大臣，皆所共聽。許敬宗與武承嗣一黨，自然為他粉飾，陛下如不信武承嗣等人謀逆，且看他兩人衣服，他既忠心報國，入朝面聖，理合朝衣朝冠，何故便衣前來見駕？此明是目無君上，欲趁便行刺，若非臣早至朝房，聽所言，恐此時陛下已不能安坐朝廷矣。微臣一死，本不足惜，可惜廬陵王無故受屈，不能盡孝於陛下。先皇以天下為重，付托陛下，不能傳位於太子。陛下身登九五，寵待武臣，但恐反開篡殺之謀，臣若不言，千秋而後，為巨諂諛耳。今日之事，大斷拿在陛下，且劉偉之等人，忠心赤膽，誓報陛下，竟被許敬宗熱錫燒燙，身無完膚。如此非刑，雖桀紂也無此酷虐，乃敢妄造口供，誣奏陛下，致當令賜死！」說罷放聲大哭。

武則天聽了狄公這番言語，反是啞口無言，一語不發。再看許敬宗與武承嗣兩人，果是居常的便服。此時兩人，將自己遍身一看，也就嚇得魂不附體。原來昨夜劉偉之賜死之後，兩人在書房議論，無意之間，將衣服脫去，到了入朝之時，尚在堂上，朝服未穿在身上，即便前來。現在為狄公指為口實，深恐武后信以為真，究罪不赦，兩人面面相覷，渾身流汗不止。武后停了半晌，向許敬宗問道：「汝是刑院大臣，為何妄奏朝廷，致說狄卿謀反？明是汝等浮躁性成，與武承嗣妄議軍國之事。入朝見駕，如此不敬，已罪惡無可赦！即非謀反，也難勝刑部之任，著即離任議處。武承嗣姑念為孤家母屬，亦著記大過一次，非召不準入朝。所有張柬之、元行衝等人，既經狄仁傑保奏，全行釋放。餘著無容置議。」狄公還要啟奏，武后卷簾退朝，眾官各散。狄公自是悶悶不樂，雖劉偉之冤屈未伸，所幸將元行衝等人赦免，只得回轉街中，一人感嘆。

誰知武承嗣退朝出來，將許敬宗邀入自己府中，兩人怒道：「不料老狄如此利害。今日滿想將他治死，反為他如此妄奏，將我兩人記過。幸聖恩寬大，不然我兩人性命，豈不枉然送在他手內。而且在朝房裏面，當著眾人，掌我兩頰，這次羞辱，何能罷休，我等不能奈何他，怎樣反為他將每人擺佈？你想薛敖曹、懷義以及我兄弟二人，並張昌宗同你，無人不受他的挾制，雖聖上分寵信，皆為他一番強辯，以至無可言語，隨後總是如他心願，將我等治罪。後日方長，此人一日不去，一日便不得安穩，還想得這唐皇的天下麼？」許敬宗道：「下官倒有一計，不知貴皇親果有膽量否？」三思在旁言道：「只怕大事難成！隨你天大的罪名，我三人皆可任肩。但不知你有何計？」許敬宗道：「目今老狄等人所希望者，不過想廬陵王入朝，請武后退位。雖我等眾人，屢次奏道，說廬陵王謀反，聖上總是個疑信參半。能得一人，領一枝兵馬，在房州一帶攻打城池，冒稱是廬陵王所使，那時如此這般，啟奏一番，不怕聖上不肯相信。雖老狄再有本領，也令他無可置詞。到了急迫之時，朝廷出兵征逆，到房州將太子滅去，這一座萬里江山，還不是歸汝兄弟掌握麼？」武承嗣與三思聽了此言，兩人如獲珍寶一般，喜出望外，齊聲說道：「此計實是大妙！但一時未得其人，如何是好？」許敬宗道：「此事不難。此去懷慶府，有座山頭叫太行山，綿亙有數千里遠近，其間峰谷岩洞，峻險非常。山內有一夥強人，為首的叫賽元霸，此人姓李名飛雄，手執一柄大刀，有萬夫不擋之勇。從前未入山時曾經破案，為地方官拿獲，解入京城，下官見他相貌魁武，實是英雄氣派，恐日後有用他之處，特地設法救了他性命。誰知逃生之後，路過太行山為從前強人，阻住去路，他殺上山寨，將頭目殺死，自己為了寨王，因感下官活命之恩，每年皆命人私行送禮，以報前德。手下現有數萬人馬，兵精糧足，興旺非常。若令此人乾這事件，自然事事有濟。」三思忙道：「既有此人，正是難得。此事萬不宜遲，須命誰前去？」敬宗道：「這事務要機密，不可走漏風聲，若為老狄訪知，那便誤事不淺。俟我回去，自有人前去，至遲來往，不過一月之久，便可命李飛雄，親自前來。」武承嗣弟兄聽了此言，自是喜之不勝。

許敬宗隨即回至刑部，因奉旨離職任，只得次日遷出衙門。聽武后另行放人。到了晚間，將那個貼身家人喊來，此人名叫王魁，平日李飛雄來往的事件，皆是他經手，當時向他說道：「今日有一差事，命汝前去。若是於得妥當，不但回家隨後提拔與你，連武大人皆要保你個大大的前程。不知你可有這個膽量？」王魁見問，也不知何事，忙道：「小人受大人厚恩，雖赴湯蹈火，也不敢辭。且請大人說明，究竟何往？」不知許敬宗如何對他言語，且看下回分解。